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  
第三十二回 挾前仇余子谷索賚 使西歐周棟臣奉詔

話說黃府娶親之日，周女不願叩拜翁姑，以至一場掃興，任人言嘖嘖，他只在房子裡抽大煙。各親朋眷屬看見這個情景，倒替黃家生氣，只是兩姓親家，久後必要和好，也不便從中插口，只有向黃家父子勸慰一番而罷。到了次日，便算三朝，廣東俗例，新娶的倒要歸寧，喚做回門；做新婿的亦須過訪岳家，拜謁妻父母，這都是俗例所不免的。是時黃家兒子因想起昨日事情，母親的怒氣還未息，如何敢過岳家去，因此心上懷了一個疑團，也不敢說出。究竟黃家太太還識得大體，因為昨日新媳如此驕慢，只是女兒家驕慣性成，還是他一人不是，原不關親家的事。況馬氏能夠與自己門戶對親，自然沒有什麼嫌氣，一來兒子將來日子正長，不合使他與岳父母有些意見，二來又不合因新媳三言兩語，就兩家失了和氣，況周家請新婿的帖兒早已收受。這樣想來，兒子過門做新婿的事是少不得的，便著人伺候兒子過門去。可巧金豬果具及新媳回門的一切禮物，早已辦妥，計共金豬三百餘頭，大小禮盒四十餘個，都隨新媳先自往周府去。

到了午後，便有堂信等伺候，跟隨著黃家兒子，乘了一頂轎子，直望寶華正中約而來，已到了周京卿第門外。是時周府管家，先派定堂信數名在頭門領帖，周應昌先在大廳上聽候迎接姊夫。少時堂信領帖進去，回道：「黃姑爺來了。」便傳出一個「請」字。便下了轎子，兩家堂信擁著，直進大廳上。除周應昌迎候外，另有管家清客們陪候。隨又見周家長婿姓蔡的出來，行相見禮。各人寒暄了一會，便一齊陪進後堂，先參過周家堂上祖宗。是時周庸祐已自回港，只請馬氏出堂受拜。

那馬氏自次女回門之後，早知昨日女兒不肯叩拜翁姑之事，不覺良心發現，也自覺得女兒的不是。勿論黃家不是下等的門戶，且親已做成，就不該說別的話。想罷，便出來受拜。看看新婿的年貌，竟是翩翩美少年，又自捐官之後，頭上戴的藍頂花翎，好不輝煌。馬氏此時反覺滿心歡悅。次又請各姨太太出堂受拜，各姨太太哪裡敢當，都托故不出，只朝向上座叩拜而罷。隨轉回大廳裡，少坐片時，即帶同往花園遊了一會。馬氏已打發次女先返夫家。是晚就在花園裡的洋樓款待新婿，但見自大廳及後堂，直至花園的洋樓，都是燃著電火，如同白晝。不多時酒菜端上，即肅客人席，各人只說閒談，並沒說別的話。惟有丫環婢僕等，懂得什麼事，因聽說昨兒二小姐不叩拜翁姑的事，不免言三語四。飲到二更天氣，深恐夜深不便回去，黃家兒子就辭不勝酒力。各人也不好勉強，即傳令裝轎。黃家兒子再進後堂，向馬氏辭行，各人齊送出頭門外而回。自此周、黃兩家也無別事可說。

且說周庸祐自新督到任後，又已裁撤粵海關衙門，歸並總督辦理，心上正如橫著十八個吊桶，捋上捋下，正慮歷年庫書之事或要發作起來，好不焦躁。意欲在新督面前留些報效，因又轉念新督帥這人的性情是話不定的，想起自己在某國做參贊之時，被龔欽差今日借數千，明日借數萬，已自怕了。今若在新督帥的面前報效，只怕一開了這條門路，後來要求不絕，反弄個不了。正自納悶著，忽見閩人傳進一個片子來，回道：「門外有一位客官，說道是在省來的，特來拜候大人。」周庸祐聽了，忙接進名片一看，見是余子谷的片子，不覺頭上捏著一把汗。意欲不見，又想他到來，料有個緣故，因為此人是向曾在庫書裡辦事多年，因虧空自己幾萬銀子，曾押他在南海縣監裡的，今他忽來請見，自然凶多吉少。但不見他終沒了期，不如請他進來一見，看看他有什麼說話。便傳了一個「請」字。余子谷直進裡面，周庸祐即迎進廳上。茶罷，見余子谷一團和氣，並沒有分毫惡意。周庸祐想起前事，心上不免抱歉，便說道：「前兒因為一件小事，一時之氣，辱及老哥，好過意不去。」周庸祐說罷，只道余子谷聽了，必然觸起前仇，不免生氣。誰想余子谷聽了不特不怒，反笑容滿面的說道：「這等事有何過意不去？自己從前實對大人不住，大人控案，自是照公辦事，小弟安可有怨言。」說罷，仍復滿臉堆下笑來。

周庸祐看得奇異，因忖此人向來不是好相識的，今一旦這樣，難道改換了性子不成？正想像間，忽又見余子谷說道：「小弟正惟前時對大人不住，先要道歉。且還有一事，還要圖報大人的，不知大人願聞否？」周庸祐道：「說什麼圖報，但有何事，就請明說，俾得領教。」余子谷道：「頃在省中，聽得一事，是新督要清查海關庫書數目。這樣看來，大人很有關係呢！」周庸祐聽到這裡，不覺面色登時變了，好一會子才答道：「庫書數目，近來是少西老弟該管，我也是交代過了。且庫書是承監督命辦事，只有上傳了例，難道新督要把歷任監督都要扳將下來不成？」余子谷道：「這卻未必，只怕他取易不取難。新督為人是機警不過的，若他放開監督一頭，把庫書舞弊四字責重將來，大人卻又怎好？」周庸祐此時面色更自不像，繼又說道：「我方才說過，庫書數目已交代去了，那得又要牽纏起來？」余子谷笑道：「莫說今弟少西接辦之後，每年交四十萬銀子與大人，只算是少西代理，也不算交代清楚。便是交代過了，只前任庫書的是大人的母舅，後任庫書的是大人的令弟，這樣縱大人十分清門，也不免令人難信，何況關裡庫書的數目又很看不過的，難道大人不知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我曾細想過了，庫書裡的數目也沒什麼糊塗，任是新督怎樣查法，我也不懼。堂堂總督，未必故意誣陷人來。」余子谷聽到這裡，便仰面搖頭說道：「虧大人還說這話，可不是瘋了！」說了這兩句，仍是仰面而笑，往下又不說了。

周庸祐此時見余子谷說話一步緊一步，心坎中更突突亂跳，徐又說道：「我不是說瘋話的人，若老哥能指出什麼弊端，只管說來，好給周某聽聽。」余子谷道：「自家辦事，哪便不知，何待說得？就在小弟從前手上，何止百件。休說真假兩道冊房，便是新督入涉之地，即大人手裡，哪算得是清楚？如此數目，本沒人知得，惟小弟經手多年，實了如觀火。在小弟斷不忍發人私弊，只怕好事的對新督說知，道我是最知關庫帳目的人，那時新督通小弟到衙指供，試問小弟哪裡敢抗一位兩廣督臣？況小弟赤貧，像沒腳蟹，逃又逃不去，怕還把知情不舉的罪名牽累小弟呢！」

周庸祐聽了，此時真如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實無言可答，好半晌才說道：「老哥既防牽累，我也難怪。但老哥尊意要如何辦法，請說不妨。」余子谷道：「小弟自然有個計較。一來為大人排難解紛，二來也為自己卸責，當用些銀子，向得力的設法解圍。若在小弟手上打點辦去，准可沒事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此計或者使得去，但不知所費多少才得？」余子谷道：「第一件，趁廣西有亂，報效軍餉；第二件，打點總督左右人員；至於酬答小弟的，可由大人尊意。」周庸祐聽到「酬答」兩個字，不禁愕然。余子谷只道不知，庸祐只得說道：「報效之事，周某可以自行打點。除此之外，究需費多少呢？」余子谷附耳細說道：「如此只四十萬兩，便了事了。」周庸祐吃了一驚，不覺憤然道：「報效之數，盡多於打點之數，如此非百萬兩不可，難道周某身家就要冤枉去了？」余子谷故作驚異道：「報效多少出自尊意，惟此四十萬兩那還算多？」周庸祐道：「多得呢。」余子谷道：「三十五萬兩若何？」周庸祐道：「這樣實不是事了，休來恐嚇周某罷。」余子谷故作怒道：「大人先問自己真情怎樣？還說我恐嚇，實太過不近人情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既不是恐嚇，哪有如此勒索的道理？」余子谷道：「既說小弟恐嚇，又說小弟勒索，豈大人今日要把傲氣凌我不成？」

周庸祐此時，也自覺言之太過，暗忖他全知自己的數目，斷斷不可開罪於他。沒奈何，只得忍氣，又復說道：「周某脾氣不好，或有冒犯，休要見怪。只打點一事，哪便費如此之多，請實在說罷了。」余子谷道：「既大人捨不得，小弟只得念昔日同事之情，把酬答我的勉強減些。今實在說，統共三十萬兩何如？」周庸祐不答。余子谷又道：「二十五萬兩何如？」周庸祐搖頭不答。余子智又厲聲道：「二十萬兩又何如？」周庸祐仍搖頭不作理會。余子谷就立即起身離座，說一句「改日再謁」，便佛然而去。

自余子谷去後，周庸祐也懊悔起來，自己痛腳落在他手上，前時又監押過他，私仇未泯，就費二十萬兩，免他發作自己弊端，自付本屬不錯。惟他說一句，便減五萬兩，實指望他多減兩次，是只費十萬兩，便得了事，怎料他佛然便去。此時若要牽留他，一來不好意思，二來又失身分，今他去了，實在失此機會。想罷，不覺歎息。忽又轉念道：他自從不在庫書，已成一個窮漢了，他見有財可覓，或者再來尋我也未可定。想罷，復歎息一番。正欲轉回後堂，忽家人手持一函，進來回道：「適有京函，由郵政局付到，特來呈進大人觀覽。」周庸祐聽了，便接過手上，拆開一看，卻是口京姓李的付來的。內中寥寥幾行字，道是「口公使一缺，

可拿得八九，請照前議，籌定款項，待喜報到時，即行匯上」。口上款書「棟臣京卿大人鑒」，下款自署一個「李」字。暗忖這姓李的自然是口口中人，大約外部人員轉托他替自己設法的，可無疑了。但當時周庸祐接了此函，不免優喜交集。優的是海關已經裁了，目下銀根又緊，究從哪裡尋二十五萬兩銀子；喜的是得了一個欽差，或得王公大臣念師生之情，可以設法，新督亦沒奈我怎麼何。

正欲把京函回覆，忽馬氏一干人等，都緣嫁女之事已完，已回港來了。各人不知周棟臣百感交集，還自喜氣洋洋，直到後堂裡。周棟臣待馬氏坐定，把方才余子谷的說話及京中的消息，一五一十說來。馬氏聽得丈夫將做欽差，越加歡喜，即答道：「余子谷向受我們工食，有什麼勢力能傾陷我們來？若把二十萬兩來送過他，究不如把二十五萬兩抬到口京那裡。一來得做個欽差，二來更得人幫助，豈不兩便？」周棟臣聽了，實不敢把余子谷拿著痛腳的話對馬氏說知，今馬氏如此說，未嘗不以為然，只聲聲以海關裁撤之後，年中進款漸少為慮。便與馬氏商議，在省的各姨太太住宅，都遷回大屋去，好省些費用，又要把各宅子租與他人，得些租項也好。此時馬氏亦無言可駁，只得允從。誰要各姨太太都有紫檀牀的，方准搬進去，若是不然，就失了大屋的體面，著實不得。因此省城裡如增沙、素波巷、關部前各周宅，都盡遷回省中大屋，單是八姨太遷到香港口口街居住。若港中住眷，除九姨太因前時間出之事，不得遷入大屋，餘外都一塊兒同住了。

周棟臣自此因家事安插停妥，庫書的事，暫且不提。惟一面打算回京匯款，在香港口口要提若干萬，口口銀行要提若干萬，倘仍不足，即由馬氏私蓄項下挪移。分撥停妥，又因赴任公使之期在即，立催子姪姻眷們趕讀西文；縱然懂得文法，亦該曉得幾句洋話，好將來做欽差時候跟自己做個隨員，保個保舉為是。各子姪姻眷們聽得這個消息，都紛紛到周棟臣跟前獻個慇懃，要讀英文去。

那一日，周庸祐正在廳子上，與各人談論將放欽差的消息，忽報京中電報到。庸祐立即令人把電文譯出，那電文卻是「出使口口國欽差大臣，著周庸祐去」，共十四個大字，周庸祐好不歡喜！正是：

失意昨才悲未路，承恩今又使重洋。